

全球最畅销犯罪小说！

邻门 上 田忌

神探！班克斯 系列

彼得·罗宾逊★著
张岭岭★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I711.45

6-1



CLOSE TO HOME

彼得·罗宾逊★著

张岭岭★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邻门鬼影 / (加) 罗宾逊著; 张岭岭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385-3226-5

I. 邻… II. ①罗…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0973 号

CLOSE TO HOME: A NOVEL OF SUSPENSE BY PETER ROBINSON

Copyright: © 2003 BY PETER ROBIN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Dalian GreatSea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神探！班克斯”系列之《邻门鬼影》

原 著 彼得·罗宾逊 (加拿大)

翻 译 张岭岭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特约编辑 高晋菲 魏 笑

封面设计 张俊升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85-3226-5

定 价 30.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HOME HOME



目 录

第1章.....	Page 1
第2章.....	Page 24
第3章.....	Page 53
第4章.....	Page 71
第5章.....	Page 89
第6章.....	Page109
第7章.....	Page130
第8章.....	Page151
第9章.....	Page186
第10章	Page224
第11章	Page255

第1章

星期一早晨，特雷弗·狄金森去上班的时候还没完全醒酒，身体难受得很，心也很烦躁。嘴里好像有种鸟屎的臭味，头一跳一跳地疼，像是听着重金属乐队嘈杂的演奏。胃也感到不舒服，好像汽车带着破旧不堪的汽化器行驶一样。他已经喝了半瓶的镁乳，吃了4片超强度的扑热息痛，可还是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

当到了公司的时候，特雷弗发现他还要再等一会儿才能工作，因为警察还要驱逐最后的示威者。那还剩下的5个人，都盘腿坐在那里。他们就是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特雷弗总觉得她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她这样年纪的女人，居然还和一群该死的同性恋环境保护主义者一样，坐在草地上示威。

他朝四周看看，奇怪，为什么大家要保护那些特殊的田地。这些地原本是一个农民的，但是最近由于疯牛病和口蹄疫肆虐，所以不能再耕种了。据特雷弗所知，整个乡村，已经没有那些有着罕见的，粉色乳头状屁股的鸣鸟筑巢了；也没有任何常春藤叶状的云雀潜伏在灌木树篱中。甚至可以说，几乎已经没有树了。只剩下那些长在田地和房屋之间破败低劣的白杨树，这些树木长得极其矮小，而且因为处在没有营养的有害环境里，也基本上停止生长。

警察将示威者——包括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并赶

上了一辆敞篷卡车，将他们带走。接着，警察允许特雷弗和其他的工人开工。周末的雨使路变得很泥泞，这使工作进行起来要比平常难操纵得多。不过特雷弗是个相当熟练的操作工，一会儿工夫，他就把他的挖土机铲斗正正好好地放在了土层的下边，高高地升起这些土，然后倒进等在下方的卡车里。他似乎有种先天的机敏，换挡、轴和绞车滚筒等这些复杂的系统，被他像指挥家一样灵活地操作控制着。挖土的时候，他也尽可能挖得更多，将土提升并倒入卡车时，他也会小心地调整铲斗，以免把土倒在外面。

特雷弗就这样干了有两个多小时，突然他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土里伸出来。

他从座位上探过身去，擦掉车窗上的水汽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当他一眼望见眼前的东西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差点不能呼吸了——那是一个人的头骨。更糟糕的是，那头骨好像正回头看着他。

艾伦·班克斯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喝多，但是当他看到开着的电视机的时候，他知道昨天晚上他还是喝了不少的茴香酒。因为此刻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希腊语的节目，清醒的时候他是从来不看这些节目的。

班克斯长出了口气，伸了伸懒腰。煮了杯浓郁的希腊咖啡——自从来到这个岛上，一周的时间里，他一直很迷恋这种咖啡。当咖啡正在炉火上煮着的时候，他放上了一张莫扎特咏叹调的 CD，随手捡起一张还没读过的上周的报纸，走到阳台上。尽管他把自己的随身听也带来了，但

这个小小的度假公寓里，居然有一套带有激光唱机的迷你立体音响系统，他还是觉得很幸运。为此他还带了一大堆自己喜欢的 CD，包括比利·霍利德、约翰·柯尔特雷勒、斯库伯特、沃尔顿、感谢死亡和雷德·齐柏林。

他站在铁栏杆旁边，听着“Parto, ma tu, beh mio”，看着下面的海和远处凌乱的屋顶和墙壁，交错的蓝白平面立体组合，别有一番韵味。天格外蓝，阳光很好，空气中弥漫着薰衣草和迷迭香的芬芳，自从他来这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安然惬意。不远处，一艘游船刚刚抛锚，下来很多带着照相机的游客，他们兴奋地来到港口。海鸥在人群上空发出刺耳的叫声，这是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班克斯倒了些咖啡，又走出来，坐下。白色的木椅与棕橙色的地砖摩擦，吱吱作响，吓跑了地上那些像蜥蜴一样的小动物，它们也在享受着清晨的阳光吧。

读了一会儿旧报纸，还读了一点荷马的《奥德赛》，班克斯打算去村子里好好吃顿午饭。兴许还会喝上一两杯酒，吃点面包、青果和羊奶酪，然后回来小睡一会儿，听会儿音乐，晚上去码头旁边的酒吧，和亚历克斯一起下棋。这样的生活，从他来到这岛上的第二天就开始了。

报纸上没有什么吸引他的消息，只是看了体育和文艺版的内容：由于大雨，使老特拉福德体育场的第三场国际橄榄球锦标赛被迫停止，这几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英格兰赢了世界杯资格赛中很重要的一场比赛，今天的报纸里也没有每周书评或历史回顾专栏。不过，他还是注意到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在 A1（编注：地点）一处新建

的购物中心工地上，一个建筑工人发现了一具尸骨，该处离彼得伯勒不远。他注意了这条新闻，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现在他的父母依然住在那里。

他把报纸放在了一边，看着海面上的海鸥俯冲或盘旋。它们就像是随着莫扎特的曲子在波浪中漂泊——漂泊——就像他一样。

班克斯想起了他和亚历克斯的第二次谈话。那时他们正在下棋，亚历克斯停了一会儿，很严肃地看着他说：“你像是有很多秘密，艾伦，你很忧郁，你怎么会这样呢？你要逃脱什么呢？”

班克斯想了很多。他是在逃脱吗？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从失败的婚姻和拙劣的风流韵事中逃脱，从危险的工作中逃脱……命运第二次将他推向了充满矛盾渴望的边缘、接近于狂暴的死亡，这些都是人性中最差的东西。至少，他在寻找一个可以暂时逃脱的地方。

难道陷得更深了吗？是不是要努力从自身——过去的他和过去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呢？他坐在那里，思索着这个问题，可嘴上却回答道：“我希望我能知道。”然后把皇后（棋子）置于危险中，就匆匆离开了。

在他短暂逗留期间，他希望能避免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韵事。菲利普酒吧的女服务员安德里亚，有时会在她面前调情，但也仅仅如此；偶尔，游船上的一个女人会充满期待地望着他，如果愿意的话，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但是他一直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不用每天对着犯罪。更重要的，他不用再去那种满是十几岁女孩的地下

室里，那里满是罪恶的躯体，自从上一次见过之后就再也忘不了了。直到现在，在这样一个安宁的小岛上，那些情景还是会在梦里折磨着他。

现在，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从那些肮脏的生活中逃脱，寻找到一片乐园。但是，为什么心中还是会觉得有些许不安呢？

北部区剑桥郡警察队的侦探检察官迈克尔·哈特走进了地区医院的法医人类学部。她期待着这个早晨，通常在尸检的时候，切割和探查往往没有太多的阻碍，而让她感到烦恼的是，实用地砖和钢铁材料明亮的反射面与胃中溅出的肮脏液体之间的对比，以及滴进清洁光亮的水槽里发黑的血水，还有消毒剂的气味和刺破的肠中发出的恶臭。但是，今天早上，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法医人类学家温迪·库珀博士要做的只是检查尸骨。

迈克尔和她一起工作只不过才一个多月。这是她到新岗位上的第一个案件，进展得十分顺利。从一些迹象上不难看出，尸体应该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很多部位都没有任何特殊。唯一让她感到不能接受的是库珀博士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放一些乡村音乐。她说这能帮助她更好地集中精神，但是洛蕾塔·林恩（译注：美国西部早期的乡村女歌手）对于迈克尔来说，却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库珀博士和她的研究生助手大卫·罗伯茨正蹲在那里对部分骨架进行研究，他们要把手上和脚上的一些小骨头对好位置。迈克尔知道，这不是个好做的活，她曾参加过

一个短期解剖学的课程，复杂的身体结构，真的使她不知道怎样来区分一块肋骨或是一个关节。可库珀博士看起来却十分在行。她五十出头，身材矮胖，留着很短的灰白色的头发，戴一副银边眼镜，干起活来表情特别严肃。

“你知道人手上有多少块骨头吗？”库珀博士问，眼睛却始终盯着那副骨架。

“很多？”米歇尔答道。

“26 块。”库珀博士说，“26 块。其中有一些不常用的小骨很难辨认出来。”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米歇尔拿出笔记本。

“有一些。像你看到的那样，我们仍然努力把 he(汉语中的男性他)重新拼合完整。”

“他？您怎么知道他是个男人？”

“当然，因为头骨和趾骨证实了这些。我认为还是个北欧人。”她将头骨转向一旁，“仔细看他的面部轮廓，看到窄窄的鼻孔了没有？这些也可以说明。另外，还有高高的头盖骨，深陷的眼眶。但是，看起来你不是很想听种族人类学，是吧？”

“不。”米歇尔回答，事实上，她发现那相当有趣。有时她会认为自己选错了职业，她应该成为一名人类学家或是医生才对。

“他不是很高，对吗？”

库珀博士看着钢制手推车上的尸骨说：“像他这个年纪，应该算是很高的了。”

“难道你知道他的年龄？”米歇尔感到有些吃惊。

“当然。不过只是大致猜猜，你不介意吧。通过测量骨的长度，使用合适的公式，我们计算出他的身高应该在五英尺六英寸左右，也就是在 167 到 168 厘米之间。”

“那么说，是一个孩子？”

库珀博士点了点头，用钢笔触着肩膀。“中间的锁骨骺在人体中最后是完全与锁骨融为一体的，大多在 25 岁左右完全融合，有的也发生在 15 岁到 32 岁之间。他的还没有融合。而且，我已经检查了他的肋骨端部和椎骨。上了年纪的人，你会发现骨有磨损现象，端部更尖锐些，肋骨更趋近于扇形边。而他的肋骨端部很平，有很平滑的圆头，只稍微有一点起伏，椎骨根本没有骺环。另外，髌骨、坐骨和耻骨的融合都显示其年纪很小。这一过程通常发生在 12 岁到 17 岁之间。”

“那么您认为他有多大呢？”

“在我的工作中，我一般不做很绝对的估计，但我还是认为他应该在 12 岁到 15 岁之间，误差应该不是很大。我们从这些特征中得到的数据并不总是完全精确的，有时也会有偏差。”

“还有其他的吗？”米歇尔继续追问。

“当然还有牙齿，具体可以询问牙医师，他们可以检查牙根和氟含量（如果有的话。在 1959 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含氟牙膏），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三件事：首先，他已经没有了乳牙；另外，第二个磨牙也长出来了。这说明他的年龄在 12 岁上下，当然还有其他的证明，所以我大胆地猜测，他应该大于 12 岁。”

“那么第三呢？”

“第三点我想恐怕有一些不科学，通过他牙齿的情形和后牙（译注：修补）的金属填充物来判断，我猜想他的牙医是个老前辈了。”

“他被埋在那多久了？”

“这个不好说了。现场已经没有软组织和韧带，骨头也已经脱色了，还有些已经压成了片，我猜想有十多年或者二十年，也有可能更久，我还要经过更严格、精密的测试才能做出推断。”

“有可以显示死因的迹象吗？”

“还没发现，需要对骨进行清洗，骨骼上的灰尘很有可能把一些痕迹掩盖掉了。比如，有时候，由于外层硬结的污垢不能看出刀痕等。”

“那么头上的洞呢？”

库珀博士的手指在头骨的凹洞周围划来划去。“那一定是在挖掘的时候弄出来的。很明显那是死后才出现的。”

“您怎么知道的呢？”米歇尔感到有些好奇

“如果是死前出现的，那么应该有康复的迹象。但是看起来这是一个新的痕迹。”

“但是假如这就是致死的原因，会是什么样呢？”

库珀博士叹了口气，就像对着笨拙不开窍的大学生一样。米歇尔发现大卫·罗伯茨在那里笑，她的脸不由红了。

“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博士继续说道，“你将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形状。新鲜的骨与老骨相比，破碎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她指着那个洞，“你看到了什么？”

米歇尔走近了仔细看。“边缘。”她说，“它们和周围的骨颜色不同。”

“非常好。那说明这是一个新的创口。如果是在死亡前后发生的，那么边缘颜色应该和头骨的其余地方颜色相同，并且要褪色，对吗？”

“我想也是，”米歇尔说，“很简单，不是吗？”

“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了解什么，那么你还会发现，他的右臂肱部断裂过，但是治愈了。因此，我说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你看见了吗？”博士指着左臂说，“左臂比右臂稍稍长了些，这说明他可能是个左撇子。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右臂曾经断裂过，我也对此感到疑惑。还有，他的肩胛骨也和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也更加证实了我的假设。”

米歇尔做了些记录，随后又转向库珀博士。

“据我们所知，他极有可能是在案发现场被掩埋的，”她说，“因为尸体埋在地下三四英尺深的地方，但是能不能知道他是死在那里随后被掩埋的，还是以后被移到那里的呢？”

库珀博士摇摇头。“所有的证据，包括头骨和其他骨都被推上机以同样的方式破坏了。”

“与尸骨一同发现的个人物品在哪？”大卫·罗伯茨头一次开口讲话。在对米歇尔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低着头，小声咕哝，使米歇尔不能完全听清他在讲什么。在她面前，大卫似乎总感到局促不安，就像一个暗恋的孩子。米歇尔知道自己对于一些男人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

满头的金发，碧绿的眼睛，但这次未免有些滑稽可笑。米歇尔刚过 40，而大卫最多不超过 22 岁。

库珀博士用手指了指远处沿着墙放着的工作台，然后又回身检验尸骨。

米歇尔跟着他走到工作台的另一侧，大卫指着一些几乎辨认不出的东西说：“我们也不确定这些都是他的。但是这些都在他尸骨不远的范围内。”走到跟前看了看，米歇尔觉得自己能认出一些材料的碎片。可能是衣服的碎片、带扣、硬币、铅笔刀、塑料圆边三角尺、皮鞋、鞋眼还有一些圆形的东西。“那是什么？”她问。

“弹球。”大卫用布擦了擦其中的一个，递给她。

弹球摸起来很平滑，厚重的玻璃球体里面是蓝色的双螺旋线。“那时是夏天。”米歇尔几乎自言自语着说。

“你说什么？”大卫抬起脸来注视着她。

她看着大卫。“哦，对不起，我是说夏天。男孩们通常在夏天玩弹球，在户外，那时天好。那么硬币呢？”

“2 先令、6 便士，一个 3 便士银币。”

“都是古钱币？”

“至少在采用十进制以前。”

“也就是在 1971 年前。”她拿起一件扁平的、三角形带有圆边的物体问道：“这是什么？”

大卫擦掉灰尘，露出了龟甲状的物体。“我想这可能是个琴拨。”他说，“就是吉他上用的。”

“那么他是个音乐家？”米歇尔拿起一个手链状的东西，很旧，并且已经受到了腐蚀，中间带有一个扁平的、

拉伸的、椭圆形物体，上面似乎还写着些东西。

库珀博士走了过来。“是的，我觉得这很有趣。”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某位首领的手镯？”

“是的。我觉得这像是代表身份的手镯。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十几岁的男孩中很流行。我记得我哥哥也曾经有一个，大卫把它清洁了一下。当然，上面的镀银已经没有了，但是幸运的是，在合金上雕刻的内容很深，如果离得很近的话，你可以看到文字的一部分。来，用这个试试看。”他递给米歇尔一个放大镜。米歇尔通过放大镜可以看到所刻的字母模糊的边缘：GR-HA-。就只能看见这些。

“我猜可能是 Graham（格雷厄姆）。”库珀博士说。

米歇尔看着那堆骨头，努力想象着那个男孩从前的模样。“格雷厄姆。”她小声说道，“真遗憾他没有把他的姓氏刻上去，如果能刻上的话，将帮我们很大忙。”

库珀博士把手放在她丰满的屁股上，大笑。“说实话，亲爱的，我觉得你的工作不能比这更简单了，不是吗？就现在的情况，如果我的推断都是正确的话，你要找一个叫格雷厄姆，并且是左撇子的小男孩，年龄在 12 到 15 岁之间，右臂曾经受过伤，大约在 20 到 30 年前的夏天失踪。嗯，还有，他玩弹球和吉他。我还漏下什么了吗？我敢打赌在你们的存档记录中符合以上描述的人应该不多。”

每天晚上大约 7 点钟，班克斯都会从山上走下来，走

过村里那条蜿蜒的小路。他喜欢那段时间的光，还有白色的小房子、彩色的木制台阶，它们看起来像是能发光一样。而各种颜色的花——紫色、粉色、红色，也像是可以发光一样。空气中还弥漫着梔子花的香味，也渗透出百里香和牛至香。在他下面，天空下，就像荷马在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葡萄酒一样颜色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大陆，尽管并不完全是葡萄酒的颜色。班克斯注意到，离岛较近的地区是深蓝色或者绿色，只有在很远的地方才呈现出像希腊新酿的葡萄酒一样的紫色。

当他经过的时候，有一两家店主和他打着招呼。虽然他已经在岛上呆了有两周多了——这比一般旅游者待得都久，但也并没有被接受，尽管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应该得到认可的。这和在约克郡村的时候一样，除非你在一个地方待了几年，否则你就一直是个外来者。他想，也许自己会在这里待上很长的时间，学习这里的语言，做一个神秘的隐士，融合在岛上的生活节奏中。虽然此刻的他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希腊人——消瘦的体格、浓密的剪得短短的黑发，以及棕褐色的皮肤，但与岛上人们健硕的体格仍有很大的区别。

班克斯拿起两天前的报纸——上次船到达时带来的，并带着这些报纸向码头边的菲利普酒吧走去。大多数晚上他都在那里，坐在室外的桌子边眺望海港，把茴香酒当开胃酒，考虑着要吃什么，然后再来些松香味希腊葡萄酒。他发现，自己已经能慢慢习惯这种奇怪的、带有油味的松脂酒了，就像习惯岛上闲适的生活一样。